



晓寒随笔

顺水漂流

Shunshuipiaoliu

晓寒 著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美术出版社

顺水漂流

Shunshuipiaoliu

晓寒 著



晓寒随笔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顺水漂流 / 晓寒著. — 成都 :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410-4898-2

I. ①顺…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8011号

顺水漂流

SHUNSHUIPIAOLIU

晓 寒 著

出 品 人	马晓峰
责任编辑	何启超
版式设计	胡 祎
责任校对	杨宗义 张新蓉
责任印刷	曾晓峰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南交通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 X 230mm
印 张	13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4898-2
定 价	32.00 元

献 给

我的父亲和母亲

序

自娱自乐



顺
水
漂
流

绘画、拍片、写作，都皆是我所爱，都曾是我赖以谋生的手段。

职业与爱好合拍，赚饭钱并不觉得虚掷光阴，这么过了几十年，我应该心平气和，不能怨气冲天。

年青时，我渴望过掌声，渴望过更大的成功，但造化弄人，有不少好事都与我擦肩而过。值得庆幸的，我仍过着自由而温饱的日子，不再像父辈，那样忧心重重，那样垂头丧气，唯唯喏喏。

今天，写作对于我，既不是载道，也不是言志，而是一种生活的感悟，人生的片断记忆，它绝对真实，不想取悦任何人。

我是不能靠稿费生活的，如果要靠写字换钱，早就饿死了；我的书也不会畅销，也不会有多少人翻阅，我再傻，再虚荣，也会明白这一点。

但我仍会写，仍会说，因为那是我生命的需要。

我可以毫不脸红地告诉大家：在这个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我需要自娱自乐。

对，就仅仅四个字：自娱自乐。

晓寒

2012年初春

目 录

04	照片
08	读书乐
10	石头
12	誊写的人生
14	无常就是人生
16	想起了阿贝尔·冈斯
18	自行车与我
21	自由创作
23	坐看青山
26	美容院
29	寻找第一个冲出战壕的人
31	办公司
34	拉可
38	记忆之门
39	下雪天
42	娱乐是人的天性
44	执着·成功
45	草庵钟
48	寂静的力量
50	算命
53	洞天乳酒
55	电影人的三言两语
58	中学生活
60	喝茶
62	波斯菊
64	不要挡住阳光
66	泸沽湖拍片
71	一个谜

- 74 交流
- 76 电影院
- 78 打扑克
- 80 孟婆
- 82 白脸
- 84 办学记
- 89 并非吹毛求疵
- 91 吃了升天
- 92 大地震
- 94 赌博
- 97 鼓浪屿
- 100 脚斗士
- 102 粮食
- 104 皮克斯印象
- 107 热带鱼
- 110 沈从文的一封信
- 119 食物中毒
- 121 水里篮里的小毒蛇
- 124 王者已去
- 127 闲笔不闲
- 129 心灵感应
- 131 忆文东
- 136 约瑟夫·洛克
- 140 北海淘金记
- 144 唱歌与写歌
- 149 凡·高的麦田
- 152 走出国门（塞班杂记之一）
- 154 办证照（塞班杂记之二）

- 156 富商落难（塞班杂记之三）
- 158 人渣（塞班杂记之四）
- 161 海水淡化（塞班杂记之五）
- 163 汤加美梦（塞班杂记之六）
- 166 电视与电视台（塞班杂记之七）
- 168 三星堆
- 171 钟馗其人
- 175 山鹰美术馆
- 178 蒙巴纳斯公墓
- 182 又是一年
- 184 街头艺人
- 189 访罗丹
- 192 李清照
- 194 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
- 196 泡菜
- 198 地沟油
- 200 奇迹创造者

目 录

04	照片
08	读书乐
10	石头
12	誊写的人生
14	无常就是人生
16	想起了阿贝尔·冈斯
18	自行车与我
21	自由创作
23	坐看青山
26	美容院
29	寻找第一个冲出战壕的人
31	办公司
34	拉可
38	记忆之门
39	下雪天
42	娱乐是人的天性
44	执着·成功
45	草庵钟
48	寂静的力量
50	算命
53	洞天乳酒
55	电影人的三言两语
58	中学生活
60	喝茶
62	波斯菊
64	不要挡住阳光
66	泸沽湖拍片
71	一个谜

- 74 交流
- 76 电影院
- 78 打扑克
- 80 孟婆
- 82 白脸
- 84 办学记
- 89 并非吹毛求疵
- 91 吃了升天
- 92 大地震
- 94 赌博
- 97 鼓浪屿
- 100 脚斗士
- 102 粮食
- 104 皮克斯印象
- 107 热带鱼
- 110 沈从文的一封信
- 119 食物中毒
- 121 水里篮里的小毒蛇
- 124 王者已去
- 127 闲笔不闲
- 129 心灵感应
- 131 忆文东
- 136 约瑟夫·洛克
- 140 北海淘金记
- 144 唱歌与写歌
- 149 凡·高的麦田
- 152 走出国门（塞班杂记之一）
- 154 办证照（塞班杂记之二）

156	富商落难（塞班杂记之三）
158	人渣（塞班杂记之四）
161	海水淡化（塞班杂记之五）
163	汤加美梦（塞班杂记之六）
166	电视与电视台（塞班杂记之七）
168	三星堆
171	钟馗其人
175	山鹰美术馆
178	蒙巴纳斯公墓
182	又是一年
184	街头艺人
189	访罗丹
192	李清照
194	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
196	泡菜
198	地沟油
200	奇迹创造者

照片



说来可怜，我只保存了我母亲两张照片。

我母亲20世纪60年代初，还是一个成都郊区小学教师，在所谓的“交心运动”中，被当做漏划右派押回学校批斗，在这个城外的小学校里，她被毒打，被灌尿，一个多月躺在学校无法下床，也不允许家属探望。而折磨她的人，几乎全是这个学校的高年级的农村学生。

后来，我母亲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因不堪羞辱，无钱治病，她终于选择了投河自尽，这条唯一可以保持尊严，可以彻底解脱的道路。

她曾留下遗书（从一个小本子撕下的一页纸），她说她已无生望，希望我父亲带大我们五个孩子，并希望我父亲能代她将欠她妹妹等人的钱还上，那些钱数加起来，大概有二三十元。

人是如何被政治一步步逼死的，我母亲是个最好的例证。她无党无派，一身清白，热爱工作，富有同情心，只因反右时，为右派教师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档案中装入黑材料，以至1960年被打入地狱，我母亲死时只有三十六岁，而至今仍未找到她的尸骨，让她入土为安，作为子女，能不心痛？

因家中经济状况很糟，全家人一直很少拍照，留存的照片更屈指可数。我多年来只珍藏了母亲一张小照片，那是她50年代一个夏天的照片，是在重庆照的，我小心地将它保存在身边，以免自己会忘记了母亲的样子。

90年代，我妹妹移民去了澳大利亚，有一年，她回成都，告诉了我一件奇事：她去澳大利亚后，曾经营过一个咖啡店，她后来不想做了，就想把店卖掉，有一天，有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者来看店，老者一口四川话，我妹妹见是家乡人，立刻热情地攀谈起来，三言两语后，老者问我妹妹：你父亲真是李淑涵？你们家原来住在冻青树街？我妹妹笑道：我当然是李淑涵的女儿。父母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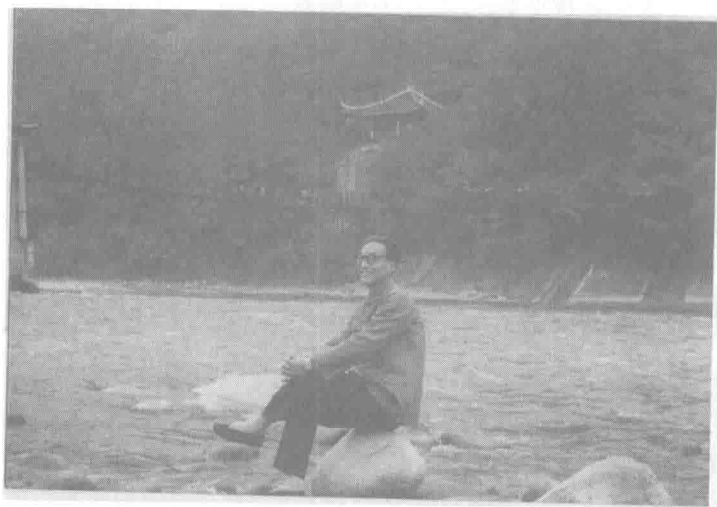
这是我母亲当年在重庆西南农学院工作时照片，笑容可掬的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很快她就会被打入地狱，遭受灭顶之灾。

会有假？那老者笑道：太巧了！我是你父亲大学同学，当年常在你们家混中午饭吃！……原来这方姓老者是来澳大利亚探望女儿一家人，这天是陪女儿一起来看咖啡店的。

两人相谈甚欢之际，我妹妹感叹全家都没有一张父母的合影，方老伯微笑道：我有。我有你父母结婚时的合影，你回成都后，我完璧归赵。

我妹妹说着，拿出了我父母几十年前的合影照片。这照片保存得十分完好，照片上的父母，当年都不足二十岁，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唏嘘不已。

这从天而降的照片，使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种天意。我小心翼翼地将它翻拍放大，挂在我的书桌后面。我让二老从背后望着我，监督我，让我作个好人，让我作个不辜负他们期望的人。



这是我父亲老年在都江堰江边的留影，很少见到老人家这样舒心的笑容。



这是我父母亲刚结婚时照片。当时，父亲十八岁，母亲十九岁。

读书乐



吾自幼就爱看书。

小时候，因父亲在大学读的中文系，老人家喜欢古典文学，欣赏李白杜甫，家中不多的几本书，自然是古文。记得常翻看论语、唐诗宋词之类的书籍，其实也看不懂，只是因为喜欢读书，翻翻过瘾而已。

记得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放学后，常跑上六七条街，到春熙路新华书店去看“战国”（就是站在书摊前看书），到了晚八点关门才离去。每天如此，竟然看完了厚厚的上下两卷《大卫·科伯菲尔》，自己非常喜欢狄更斯这部小说，阅读中常泪流满面，有时泪水竟滴到了手中的书页上。当时书店中顾客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所以没人管你，唯一不方便之处，是脚站麻了，只有悄悄活动一下，因为整个书店是不提供椅子的。

读中学时，学校有图书馆，我曾收罗了同班同学十八个借书证，借了很多书回家，废寝忘食地看书，每天上床都捧本书，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入睡，一般要睡醒一觉，半夜才关灯。

当时什么书都看，《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隋唐演义》，唐宋传奇，三言二拍等等，凡是获准出版的古典小说都搜索到手，捧上一读。当时看书，就是看故事、看情节，一本几百页的《隋唐演义》，是一个礼拜天看完的，从早到晚，坐在家门口椅子上阅读，直到傍晚才看完最后一页，起身时，已头昏眼花，腰背酸痛。

后来迷上《福尔摩斯探案》，迷上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球旅行》，迷上《基督山伯爵》，那时家穷，伙食很差，但精神食粮却很丰富，经常一边帮奶奶烧火做饭，一边借着柴火光看书。

后来初中毕业，考入成都美术学校，阅读兴趣一变，爱上了文艺书籍，俄

国作家作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普希金等，只要是翻译成中文的，都不放过。自己基本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的通读，不说百分之百吧，翻译成中文的俄国文学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看过。这中间，还包括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阿·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作品。

因为历史原因，苏俄作品当时翻译最多，而美术学校的艺术教学，也全搬苏联契斯卡柯夫一套，列宾、列维坦、苏里柯夫常挂在师生口中，走的完全是画坛上“苏派”一路。

后来开始把目标对准欧洲，通读巴尔扎克，解决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莎士比亚、歌德、拜伦，转向美国时，阅读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那德、另外还看一些其他国家的翻译作品。

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时间读书？因为那年月没有电视、电脑，麻将在严禁之列，人年青，精力旺盛，又想上进，不看书干什么？何况，读书对于我，是一件乐趣非凡的事情。

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虽不大信此一说，但书籍给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后来工作了，事务繁多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了，但每天晚上床后必须看书才能入睡，却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改也改不掉。即使出差一两天，晚上在宾馆睡觉，光看电视也不行的，杂志、报纸也得翻上几页才能入睡。

对自己来讲，我认为是个好习惯。

一个以创作为大半生糊口手段的人，应该到生活中去，到书本中去。站到无数巨人的肩上，你才能不闭门造车，行走得更远一些。

读书乐，乐在其中。